

# 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

张黑弟，他们的事迹值得铭记，他们的名字值得铭记，他们值得仰望……



**[郭起森]**  
儿子郭军威：  
跟父亲一样  
到基层去

郭起森离开后，以前一直不会做菜的儿子郭军威现在已经学会做几样家常菜了。

时光如梭，距离昌江黎族自治县总工会保障部原部长郭起森因抗击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牺牲已经一年了，他的家人忍着巨痛，慢慢恢复正常生活。只是，那些亲人的不舍依旧强烈。

“到现在，我有时还在幻想，门一开他就进来了。”日前，郭起森的妻子关业香告诉上门回访的记者，丈夫离去，“整个天都塌了”。

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年，但是她和家人都宁愿相信郭起森只是出远门了。郭起森93岁的老父亲郭振环长期卧病在床，几年前又得了老年痴呆症，早已分不清谁是谁，但是每次有什么事情，嘴里叫出的永远是郭起森的名字。

“我们一家人好像都是他的孩子。”关业香说，以前，郭起森对家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她因患有脑积水，经常要上医院，郭起森下班就会赶回来做好饭；老父亲生活不能自理，他全力照顾，父亲便秘书时，他甚至用手指抠；两个儿子的教育，他也没有少费心……

“现在什么事都要靠自己了，我要学着代替父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”郭起森今年24岁的儿子郭军威告诉记者，以前，家里的事情想做才做，反正有父亲在。交煤气费、水电费、换灯泡，照顾爷爷、母亲以及比自己小十岁的弟弟，家里的重活……父亲把这一切都做了。现在他必须学着代替父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

郭军威最近正忙着准备公务员面试，他报考的是乡镇计生员的岗位。去年，父亲离开的时候，他是昌江海尾镇打显村的大学生“村官”。为了让他方便照顾家庭，县里把他调到县民政局办公室工作。

“父亲总是告诉我，要到基层，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工作。”郭军威说，在机关工作虽然离家近，但是他不想违背父亲的意愿。父亲年轻时在基层教书，到工会后也是常年与农民工、困难职工打交道，热情服务有需要的群众。

“我会接过父亲的担子。”郭军威语气坚定地说，他不仅会代替父亲照顾好家庭，而且会继承父亲对基层工作的热情。

(本报石碌7月17日电)

本报记者 黄能  
通讯员 司建云

**[邓育军]**  
妻子利友香：  
放心吧  
我们现在很好

7月15日10时，刚刚清扫完工的利友香，匆匆赶回家中，见到儿子小文、小武又为抢玩具而争吵起来，赶紧上前拉开，劝说两句后，又忙着做一家人的午餐，因为12点她还要回到岗位上值班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她也是同样的忙碌，但心里还有一份牵挂，那就是等丈夫邓育军回来一起吃饭。不料，因为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让海口城市垃圾堆积如山，连续奋战在救灾一线的丈夫因环卫车意外倾覆而不幸遇难，再也不能来看她和3个孩子了。

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怎样困难的家庭：一家人租住在琼山城东市场附近的民宅里，双亲老而多病，3个幼子嗷嗷待哺，老大左眼残疾。全家就靠利友香夫妻当环卫工挣得生活来源。邓育军离去后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利友香一个人的肩上，让人心疼。于是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政府相关部门，纷纷向这个家伸出了援手，有的给予捐款，有的帮助解决幼子上学等问题。

“现在孩子上学的费用全免了，民政部门还给予我们一定的生活补贴，琼山区政府协调的住房预计今年底交房，到时候也有新家了。”在跟记者交谈的过程中，利友香不住地说着感谢，在她的脸上，没有苦难留下的阴霾，话语中也没有任何怨言。惟有在提及丈夫邓育军名字的时候，她的声音微微有些发颤，眼角已经湿润。

现在照顾好老人和小孩，就是我最大的责任。”利友香说，社会各界已经给予她和家人很多关心，她很感激。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能够好好学习，将来成人成才。

儿子小文告诉记者，家里有一张爸爸的照片，他们想爸爸的时候就会看看照片。

(本报海口7月17日讯)



利友香和三个儿子很感激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。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

# 袭琼一周年特别报道

编者按：

———  
七月十八日，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呼啸而来，琼岛大地满目疮痍。有一群人，他们在黑暗中擎起一束光，照亮未来。狂风暴雨中，他们以火一样的激情投入抗风救灾；雷鸣闪电中，他们怀揣群生命的终点，冲到了生命的终点，

小图：2014年7月20日，从海口赶回文昌翁田寻找父亲的林柳，与父亲林诚相拥而哭。  
大图：2015年7月14日，文昌市翁田镇松树一村的符传道笑容满面，在新翻修的房前照相。

本报记者 张茂 摄

回访人物

本报记者 刘贵



**[符传道]**  
父亲符勇：  
亲人友人好心人  
都成我家人

重回文昌罗豆农场，依稀能看到一年前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肆虐的痕迹：被水泡毁的一辆小车停在村口，剩下锈迹斑斑的零件与车架……去年7月18日，疯狂的台风、汹涌的海水袭击了这里。27岁的小伙符传道成功转移了16名村民后，被暴雨狂风带走了年轻的生命。

罗豆农场南洋村村口，符传道的父亲符勇正安静地等待记者的到来。他对记者点点头，道一声“来了”，便戴上草帽，领着记者穿过狭长小巷往家走。“去年你们来这里还是一脚海泥，今年巷道已经硬化了。”

还是那间与叔伯兄弟共居的祖宅，还是那个仅十几平方米的小屋。“我们农村的习俗，家人过世3年内不动土，一直没修新房。”符勇抬头望着房脊，努力控制着眼泪。

“阿道的姐姐符苗苗与丈夫去年11月辞掉上海的工作，回到文昌创业开了一家旅游公司，想陪在我们身边。阿道的妈妈就去帮他们带孩子，我在家看家，他们每个星期都回来看我。”符勇提起小外孙，脸上逸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，“我的胃病与老伴的关节病也在慢慢好转。”

符传道的伯母颜为玲是符传道在生命最后一刻从洪水中救出来的人，她心里永远记着这个生命定格在27岁的侄子。颜为玲说，侄子走后，符勇和妻子常常呆在家里不愿出门，现在出门比去年多一点了。

正聊着天，符勇的手机响了。“是静雅的电话，说暑假还没回家，回来后会来家里看我们。”接完电话，符勇一脸欣慰。符勇口中的静雅，是翁田镇的贫困大学生，在接受这个英雄家庭的捐款后才得以继续学业。

“很多人来看我们一家，都关心着我们。”对于符勇一家而言，“家”的概念扩大了，邻里朋友、爱心人士、受他们资助的大学生，仿佛都成了符家人，彼此之间有了牵挂，丧子之痛在符勇脸上似乎正慢慢消解。

告别符勇，回首再看，南洋村没有眼泪。他曾在海水中托起的16名村民，如今住进了修缮或重建的新房；他曾奋勇救人的海边，10多公里的防潮堤被加高加固；他曾趟过的被海水淹没的农田，经试验后又结出了沉甸甸的稻穗……

(本报文城7月17日电)



7月14日，符传道的父亲在擦拭儿子的遗像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

本报记者 刘贵

本报记者 蔡倩  
通讯员 黄兹志

**[张黑弟]**  
英雄张黑弟：  
不住在坝上  
我睡不着

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过去一年，已经领了2个月退休工资的张黑弟，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。依旧住在宿舍里，每天守着闸门控制坝内的潮水。

“不住在坝上我睡不着！”张黑弟说。

2014年7月18日，海口市三江农场围海大坝暴雨如注，“威马逊”在文昌翁田登陆时，大坝外水位狂涨。

守坝的张黑弟每半小时巡坝一次。风刮得吓人，坝体轻微震颤。16时，张黑弟发现坝外水位已经比坝内高出2米。于是给场部电话报送了“溃坝危情”，400多名群众得以在溃坝前顺利转移。

还是那间与叔伯兄弟共居的祖宅，还是那个仅十几平方米的小屋。“我们农村的习俗，家人过世3年内不动土，一直没修新房。”符勇抬头望着房脊，努力控制着眼泪。

“现在又到台风季了，我要坚守好岗位。”张黑弟说。

今年5月，张黑弟60岁，守坝整40年来，“威马逊”是最可怕的一个台风。台风过后，决口很快修补好，他又恢复了与坝相守的平常日子。

与大坝连为一体的宿舍共3层楼，张黑弟住二楼。一张床、一张旧躺椅、一台旧电视。他晚上9点入睡，早上6点洗漱巡坝一圈，7点骑电动车到镇上吃早餐。8点多回来，那些养殖户、钓鱼爱好者也陆续“到岗”了。张黑弟跟他们打招呼，看看捕鱼捞虾，永远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。

中餐和晚餐，张黑弟都会回家解决，吃完饭就赶紧返回宿舍了。张黑弟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一家工作顺利和生活幸福。

对于三江这一片围海要建湿地公园的事，张黑弟了解不多。只要没动工，张黑弟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还很有价值。

守坝其实是守闸，因为坝内的生产和生活还靠这个闸来保障。涨潮要开闸，退潮要关闸，潮位太高也要关闸。张黑弟掌控着闸门，既让鱼虾塘保持一定水位，又不让良田受影响。

“已经领了2个月退休工资，现在算返聘。也许我守坝要守到坝不在的那一天。”张黑弟笑着说。

(本报海口7月17日讯)



张黑弟把守坝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。 本报记者 刘贵 摄